

孫詒讓全集
許嘉璐 主編

籀廬遺著輯存

中華書局

孫詒讓全集

籀廬遺著輯存

雪克輯點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猶虞遺著輯存/(清)孫詒讓著;許嘉璐主編,雪克輯點.-北京:中華書局,2010.5

(孫詒讓全集)

ISBN 978-7-101-07158-0

I. 猶… II. ①孫…②雪… III. 雜著-中國-清代
IV. Z429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235569 號

責任編輯:周 楊

孫詒讓全集

猶虞遺著輯存

[清]孫詒讓 著

許嘉璐 主編

雪 克 輯點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8 $\frac{1}{2}$ 印張·2 插頁·400 千字

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53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7158-0

孫詒讓全集序

許嘉璐

瑞安孫詒讓先生（一八四八——一九〇八），字仲容，號籀廬，與德清俞曲園、杭章太炎並爲清末國學之殿。

先生一生著述甚豐，尤以經學、諸子、金石文字爲最。太炎先生贊爲「三百年絕等雙」，不過也。

今逢先生謝世百年，其全集面世，同仁屬序於余，敢不承命？勉爲略陳每讀先生書之感於後，且簡述全集整理出版之始末云。

先生生當末世，華夏板蕩，數試不售，遂淡泊功名，侍父衣言於任所，得請益於當世名儒，繼而靜處鄉里，埋首苦讀撰述。其治學也，博采究極，纖毫不遺；尊古不迷，崇新未癡。其立論也，處高瞻遠，宏通恣肆；折衷允洽，發明中綮。是以前周禮正義、墨子閒詁、札、迻

諸作，迄無出其右者，雖補之糾之者時現，要皆無傷其爲經典之作也。

先生偏居東南一隅，而中年即已名聲鵲起，然其自序墨子閒詁則曰：

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、經說四篇。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，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，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，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。金君得書，則自校寫一本寄贈，得之驚喜叅日。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，頗自矜爲剏獲，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矣。其解善談名理，雖校讎未窅，不無望文生義之失，然固有精論，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。金、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。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，段得陽湖楊君保彝經說校注，亦閒有可取，因與張解並刪簡補錄入冊。凡余舊說與兩家闇合者，皆改從之。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，固不敢攘善也。其求書若渴，謙遜揚善，信古道也。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其是之謂乎？先生之爲學，經世致用，一承古哲之遺風。其謂周禮爲周公所作固不足信，然其所以疏之者，亦欲救世。其序曰：

復以海疆多故，世變日亟，睽懷時局，撫卷增喟。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，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。……而承學之士，顧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樞，幾何

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！

其意雖未出洋務人士體用說之囿，然山河陸沉之痛，學者爲考據而考據無益當世之慨，溢於言表，則後之讀其書者得無自省耶？先生嘗贊執教瑞安之算學家林調梅曰：

鄉里有導師，亮節孤忠，曆算專精祇餘事；

洞淵昌邃學，通理博藝，艱難宏濟仗奇才。

此豈非先生自道歟！其歿之前歲，鄉人擬壽其甲子，先生自爲啟以謝之，文曰：「竊以世變阡危，既非吾輩酺飲爲樂之時，已則酬宴亦不備，「惟略備筵資，寄上海中外日報館移充義賑，冀爲諸君造福，藉答雅意」。其晚歲，既興團防以禦侮，興新學而育才，復倡實業以濟民，其惟國惟民是憂，知行合一，懇懇之情，於今世豈無謂哉！喜見今時治經學者日增，惟願後來既讀其書兼知其人，既知其人則踐其跡，毋僅句讀、考據爲也。

仲容、曲園、太炎三大師，皆浙人也，潤溉中國學壇乃至於今，亦近世奇事。然三人所歷所遇則迥異。太炎嘗游於曲園之門，終以政見而「謝本師」。仲容雖無所師承，復亦何常師之有，其學實本乾嘉，上承漢唐爾，嘗自言：「少耽文史，恣意流覽，久之，則知凡治古學，師今人不若師古人，故自出家塾，未嘗師事人，蓋以四部古籍具在，善學者自能得師。」

此蓋一生甘苦之言。曲園嘗任朝職近十載；太炎以反清避難東瀛；仲容始則侍父於任所，繼而燕居鄉里數十載。曲園所著春在堂全書五百卷，經史子集莫不有所發明，乃至俚曲野說亦有所及；太炎開創現代語言文字之學，汪洋弘闊，蓋得益於其宣導革命、接觸西學、深研佛理也；仲容則埋首經籍，無所不窺，鉤稽剔抉，索隱探賾。殊途同歸，三人俱爲一代宗師，蓋以浙東遺風所致歟？然近時稱於世者，似仲容不及太炎，曲園又不若仲容。何以故？豈太炎爲革命先驅，知之言之者衆，曲園以保皇而遂隱耶？然今人反可得春在堂全書而讀，太炎章氏叢書惜未能囊括其所著，仲容固有周禮正義、墨子閒詁、札迻、名原、契文舉例諸名作通行於世，散見及未刊者亦夥，固可以仲容之壽不永、未得手自輯之，太炎適值西學蜂擁、再傳者不及繼其志釋之乎？

二〇〇〇年，中國訓詁學會舉辦「孫詒讓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於瑞安，有感於鄉人遙念之意篤，而治學之風未盡顯於世，著述尚待集成刊行者衆，遂有董理刊印全集之議。幸浙省大倡文化強省戰略，溫州瑞安政府慷慨資助——此亦永嘉以來流韻也——中華書局鼎力承印，璐遂與同仁不揣譾陋，勉爲其事，閱數載，終告畢役。參與其事者衆，尤以浙江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、復旦大學、上海社會科學院、溫州市圖書館、浙江省委黨校諸公出力爲

多。董理者、審校者咸揭其名於諸卷，以示後學致力弘揚先賢學術之美耳。

嗚呼，先生之生也，國門已破，無日不有屈辱之約；先生之逝也，光緒慈禧兩日而終，數十年烽火延綿、國學陵替之日至矣。至先生百誕之歲，曙光已現；今先生冥壽屆百，則國運昌明，學術日興，先生全集亦得問世。百年一瞬，滄桑如此其劇，靜言思之，能不令人撫膺太息哉！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五日謹敘於日讀一卷書屋

輯點說明

本書收輯了孫氏未刊遺著廣韻姓氏刊誤、白虎通校補輯補、諷籀餘錄、四部別錄、籀讀書錄、孔子家語校記、荀子校勘記、亭林先生集外詩附詩集校文，以及其他短篇文字、札記等數種。現將各著的輯點、整理情況，分別簡略說明如下。

廣韻姓氏刊誤。朱芳圃撰孫詒讓年譜，因未見此書原稿，無法考定成書年代，姑繫此著於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年）。今據孫氏自題同治三年稿尾識語，知此著實創草於咸豐十年七月，成於是年十月。時年十三歲。初稿創成，復於同治元年加以增刪爲二稿，三年更潤色之爲三稿，四年又爲之修改而成定稿。其初稿、二稿，今未得見，三稿、四稿各一冊，並藏浙江大學圖書館。整理是著，應據四稿（定稿）。因四稿卷下殘闕過甚，故這次點校，卷上用四稿，其殘闕處，可補者以三稿補之，與三稿文義有異者，另加案語以注明；卷下則用三稿；又將四稿卷下尚完整者諸條，別爲附錄。孫氏自題兩稿冊端、帙尾諸跋，亦並附錄之。

白虎通校補。孫氏校讀白虎通德論，肇功於同治四年乙丑，取盧抱經本爲之補正。孫校以元刊本爲主，參以葛、何諸本，旁及群籍摭引。後二十多年札遶刊成，遶錄是著校

文之尤要者三十九條，未及此校之什一。今按校補之作，孫氏所據底本有二，皆爲清乾隆四十九年抱經堂刻本。其一本購自同治甲子冬，據之以撰作校補；後三年，又於譚獻處得該刻一帙，亦有校語。凡批校語同見於兩本者，概以一本（暫稱甲本）爲據，其僅見於另本（暫稱乙本）者，則於乙本之校語後加注②，以茲區別。甲本則不另行注明。孫氏批校是書，曾自題冊端云：「尚有鍾惺祕書十八種本、胡繼新（按：當爲胡維新）兩京遺篇本。他日當覓以校之。」祕書本俗陋，實無所取證，今輯補者參照元本（四部叢刊景元大德十卷本），用兩京遺篇本作校補，並將補校語繫於孫校語後。在輯補體例上，先錄卷數篇名，次錄當校之句，後繫以孫氏校語，並於孫校前加○號。輯補者的補校則加△號，以便於識別。凡遇有須加說明處，則加「雪案」以說明之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籀頤述林所收白虎通義考下謂班氏此書，以從四庫本題「白虎通義」，或沿宋元舊本題「白虎通德論」爲可，而盧刊改題「白虎通」，則盡失六朝以來舊本面目。此考係籀公晚年定論，而其校補則爲早歲之作，原題仍依盧失。爲了保存原貌，今則一仍其舊，就不再改署了。

諷籀餘錄。又題「補執宦檢書小志」，爲孫氏少時讀書札記。原稿冊端自題「諷籀餘錄」，下識「丙寅以後」四小字，藉知此編創草於十九歲。稿僅數頁，當是未成之作。其中短篇文字，有爲讀書自述所見者，如獨山莫氏得唐寫殘本說文木部並自撰箋異，孫氏覽而

疑之，因作莫子愚唐寫殘本說文木部箋異書後；又同治七年孫氏讀揚州汪氏摹刻宋本公羊何注亦有所記等是。有記得書本末者，如同治三年得掃葉山房刻本契丹國志二十七卷，五年得明內府本玉篇，六年得羅以智校本集韻，皆有文記之。有爲讀書箋記者，如論語正義補誼所舉正劉寶楠氏者十三條，又宋本鮑照集叙誤字等皆是。今據孫氏哲嗣孟晉先生所藏原稿過錄，加以點校。其諸文次序，皆依原稿，未作更動；間有闕損，可補者補之，無可補者，以□示其闕，藉存其舊。

四部別錄。浙大藏是著稿本兩冊，僅存經部卷一、史部卷二，共二卷，闕子部、集部。朱芳圃孫詒讓年譜繫是編撰於同治十二年前後。是編所列經史諸書，其有題解者，多錄阮元研經室外集語，採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、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者各一條，原錄或記錄刊本，或記示著錄者及收藏者外，略無其他案識。原冊經部卷一，各頁次序，多有雜錯，至使易類中雜入尚書類之書，而易類書籍，又多雜入小學類中，今概予訂正。又史部卷二雜史類中雜有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四卷一條，因非史部書籍，故刪而不錄。原稿中有幾處蛀闕，已據研經室外集等予以補添，爲避免繁複，不再注明。

籀頤讀書錄。孫氏讀書，遍及四部，其平生所讀群籍，多有朱墨校識、題跋於書眉、行間以及冊端、帙尾。這類校識本，今可見者，多藏於浙江大學圖書館，約有百種。此外，省

內温州、浙江圖書館和瑞安玉海樓，省外南京、北京、上海圖書館等也有種數不一的收藏，多者一二十種，少者一二種。是編所輯，僅爲浙大所藏諸本，限於條件，未及校他館所藏者。這裏要說明的是：此編所彙錄的校文、識語，是本人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起，中經「文革」動亂，中輟了十多年，直到上世紀末，斷斷續續輯錄而成的。其中「文革」前所輯經部清方成珪干常侍易注疏證以下十四種，題「籀廬讀書錄」，已收入一九八二年文稿、一九八七年由齊魯書社出版的籀廬遺著輯存中；一九八二年後彙錄者，計乙已占以下六種，題「續輯」，發表在一九八八年杭州大學學報第四期上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，所輯日多，皆未發表。今不擬依原本四部次第，打亂重編，而一仍原舊發表先後以及未發表者的次序，依原題，統而匯成此輯，藉此或可略見成篇的歷程。這類校本，批校有先有後，終孫氏一生，時間跨度大，不少難以考定，有的則可據有題跋記時日者，參照孟晉先生所編孫氏言孫詒讓父子年譜，當可得知，這裏就不一一了。另外，此編還收錄了個別孫氏傳鈔過錄的他家校文，如戴望校春秋繁露，顧、黃氏校文心雕龍等，這是需要加以說明的。籀廬讀書錄的整理，先錄原書有關卷、篇文字，以下依次輯錄孫氏批校語，並於批校語前加○號，以便識別。所收錄孫氏批校各書，皆注明原著作者、版本，以便復核。所錄文字概依原本之舊。孫氏批校各書，對原本中明顯的誤、衍、奪字，往往徑作改正，除與批校語有關者外，茲不一一

說明。孫氏所批各書，偶有蛀缺處，可補者補之；殘缺過甚不可補者，則全條從缺。凡須加說明處，則加「雪案」以說明之。此外，鑒於前收入齊魯書社版籀廬遺著輯存中的張金泉先生所輯籀廬碎金，係選錄新語、莊子、鬼谷子、呂氏春秋等書校文，像莊子原逐錄僅四條，實校語有四五十條之多，難見孫校全貌，今各書已據原本重輯一過，收入讀書錄中。

本書還收輯了輯周禮馬融鄭玄叙、山海經錯簡、商子境內篇校釋三個短篇，以及孔鏡清先生輯錄的孔子家語校記。孔子家語校記一文，沈鳳笙（文倬）先生於一九六三年六月爲其寫的前記介紹得非常清楚，現轉述如下：

漢書藝文志「孔子家語二十七卷」，顏師古注云：「非今所有家語也。」今行家語四十四篇，是王肅得於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，在當時，據玉海載馬昭之說，謂「係王肅增加」，鄭學者即指爲王氏竄改，所以顏注以爲不是劉向所校理，漢志所著錄之本，古家語實亡於王肅之前。以後，有些學者曾探索今家語的底蘊，四庫提要引王柏家語考云：「四十四篇之家語，乃王肅自取左傳、國語、荀、孟、二戴記割裂織成之。」清代范家相家語證僞、孫志祖家語疏證、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，又都引用二戴記、荀子、韓詩外傳、淮南子、說苑等書與今家語各篇比勘，具體地證明某篇出於某書，從而判定此書是王肅雜取群籍所載孔子言行，以意增刪以成書，又自加注釋，這是無疑義的了。

清代學者對古籍的考訂是既廣泛又深入的。但對家語除上述三家外很少有所闡述。他們都以漢學相標榜，特別尊信鄭玄之學，自然不會重視王肅僞作而去下功夫的。可是，我們不應抱這種態度。今家語固然不是先秦古籍，但當作王肅之學來研究，仍然有其價值；而其注文，從時代上看，也應與杜預左傳注、王弼周易注同樣的對待。因此對今家語的研究，不應如范家相等人那樣，僅僅進行辨僞而已！

孫詒讓先生著札迻十二卷，所校釋古籍有七十七種而不及家語。從其周禮正義曾廣引家語這一點來看，他雖崇尚漢學，但對王肅之學，倒似並不意存蔑視的。杭州大學圖書館收藏一部分孫氏遺書，在其批校書中發現家語二冊，裏面有很多校文，藉知他對此書也曾用過功夫，可能因創見不多，沒有錄入札迻。校文所據的底本是汲古閣刊本，是用傳世僅有的宋本來校勘的。這個宋本是「大字半葉九行，行大十七字小廿五字，二卷十六葉以前缺，影宋鈔補」。有「毛氏子晉」、「毛晉之印」方印，就是毛晉中所說「吳興賈人持一編售余，猶是蜀大字宋板，惜二卷十六葉以前皆已蠹蝕，未得爲完本，今年秋汲泉於惠山之下，偶登酒家蔣氏樓頭，見殘本書三冊，亦大字宋槧王注，恰是前部，歸倩善書者用宣紙補鈔，遂無遺憾」之本。毛晉稱爲蜀大字本，孫氏考訂：「宋諱避至桓字止，蓋南宋初年本也。」據孫氏題識，宋本爲蕭穆所藏，同治十一年

在江寧段得校勘，詳列異同，並據以改正底本異字；到光緒二年，又重審一過，認爲「前二卷景寫宋本異同頗多，不甚可據」，把有些初校據改的字又改了回來。校勘用朱筆，手書小楷甚工。書中還夾有墨筆浮籤，不是他親手所書，但文中有「詒讓案」字樣，其中一條上有朱筆手寫字跡，足證這些浮籤也是孫氏校文，可能本是批在另一本上，請人抄錄，黏貼在一起，以便於撰作的。浮籤的內容，除引大戴禮、史記等書來比勘家語本文外，又錄史記索隱集解所引王注來校其異同。比勘本文與范家相等三家之書頗相類似，但孫氏案語所持見解實有過人之處；至校核王注則藉見今本注文亦經後人竄亂，將從對勘中回復其本來面目，此一工作以前諸家都沒有做過。這些都有存錄的必要。

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編輯孫詒讓研究，附印一些孫氏未刊之稿。語言文學研究室孔鏡清同志整理了這家語校文，因蕭穆所藏宋本已經劉世珩影刊，孫氏校勘宋本部分自可從略，但其斷定宋本謬訛之處，自屬有用，仍予保留。爲便於閱讀，我就接觸到的一些問題，略爲說明如上。

荀子校勘記。孫氏研治荀子，札迺收錄其校不苟、榮辱、非十二子以下十七篇二十九條。此外，浙江大學圖書館還藏原玉海樓孫氏有關荀書者兩種^(一)，其一爲清乾隆嘉慶間嘉善謝氏刻本荀子二十卷，孫氏過錄戴望校語於書眉行間；再一種就是這個稿本了。此

稿題「荀子校勘記」，未署輯校者姓氏，上下二冊，不分卷。用自家抄本藍格紙，每頁十行，版心有「永嘉集外編」字樣。此稿非孫氏親筆，從字迹判斷，抄手顯爲二人。既無叙跋，又未見著錄，看來孫氏亦不以著述視之。稿內所校荀子篇文各條，皆錄自清儒王念孫父子、俞樾、劉台拱、郝懿行、顧廣圻、惠定宇、汪中、洪頤煊、阮元等各家之校文，而以錄自王念孫讀書雜誌者爲多，未見孫氏本人校文和案語。其移錄各家校語，皆不出篇名以及所校原文，逕以校語抄錄，像稿首一條即云：「王氏念孫謂：當作『出于藍』，藝文類聚、御覽及意林、埤雅所引並同。」看來這個稿本，只是孫氏爲便於自覽自用匯錄而成的一項有關荀子的學術資料。稿本僅見，一無它本可資參對，這次整理，即據稿本施加標點，未作其他變動。偶有缺頁，殘文無可補者則刪之。遇有疑問或字有殘缺，則據所錄各家之文加以查對和增補，並出校記以明之。

亭林先生集外詩附詩集校文。孫氏於光緒戊戌、庚子之間，以傳抄潘耒原抄稿本，與潘刻顧亭林詩集比勘，得刻本所遺落者佚詩十八篇，另寫就校語一卷，繫跋語二則並自題詩二首於篇末，而撰成亭林先生集外詩附詩集校文之作。孫撰此作，蓋追慕顧氏之世受明朝國恩而終不仕清之氣節，藉以表達自己內心之隱。這一點，在他的跋語和自題詩中表露得非常清楚。孫延釗籀公年譜繫此著於光緒二十四年，言籀公撰成此著，「以寄章校

叔先生，而先生時方倡導反清革命運動，尤以表彰宋、明季文獻爲事，公因出以相示，以共商榷」。又，籀公與章太炎先生以平陽宋平子紹介而相通，並互有新作奉政。煊書未就，章氏曾以草稿爲問，書刊成即寄籀公，公署叙目後曰「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己亥」，辛丑爲清順治十八年，桂王覆亡之歲。章氏在檢論九小過篇中說：「孫詒讓發言常有隱痛。」注謂孫氏「校亭林集，後繫以詩，云『亡國於今三百年』，是時尚畏清法，自署荀羨。其與余書，或觸忌諱，皆署荀羨名」。今觀此作跋末自署「蘭陵荀羨」，自是爲了避當時的黨禁之禍。戰國荀卿，漢人爲避宣帝諱，史或稱孫卿，在此籀公以「孫易荀」，而「羨」又爲「詒讓」之合音，荀卿曾爲蘭陵令，因又別署「蘭陵」。其題詩後自署「越東逸民荀微」者，亦爲避禍之故。

此著，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有原玉海樓手抄稿本一冊，藍行稿紙，頁十二行，鈐經微室印，孫氏親筆手校改訂。又一本，據董樸垞孫詒讓學記謂籀公「當時以一本（稿本）寄章先生太炎，民國改元，印入古學叢刊，先生已先卒四年，不及見矣」。這個稿本，今天已無從得見了。稿本外，有惜硯樓叢刊排印本、民國二十三年甌風雜誌刊本，排印本、雜誌刊本錯訛殊夥，無所取資。今浙江大學藏原稿本一冊。該稿本彙錄亭林先生集外詩四卷，收千官二首、清蹕、聞詔、上吳侍郎陽（以上卷一），元日、歲九月虜令伐我墓柏二株、贈于副將元凱（以上卷二），六言、陳生芳續兩尊先後即世、江上（以上卷三），羌胡引、元日、樓觀、